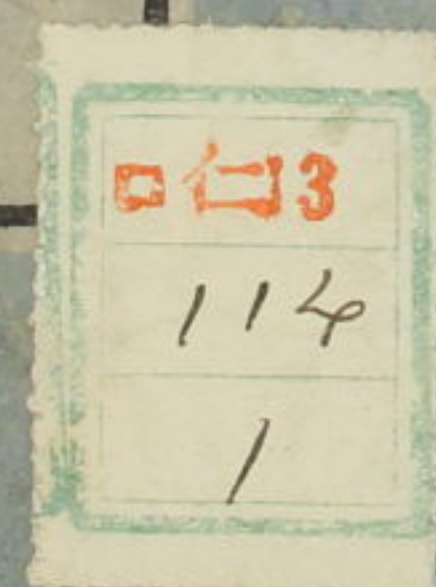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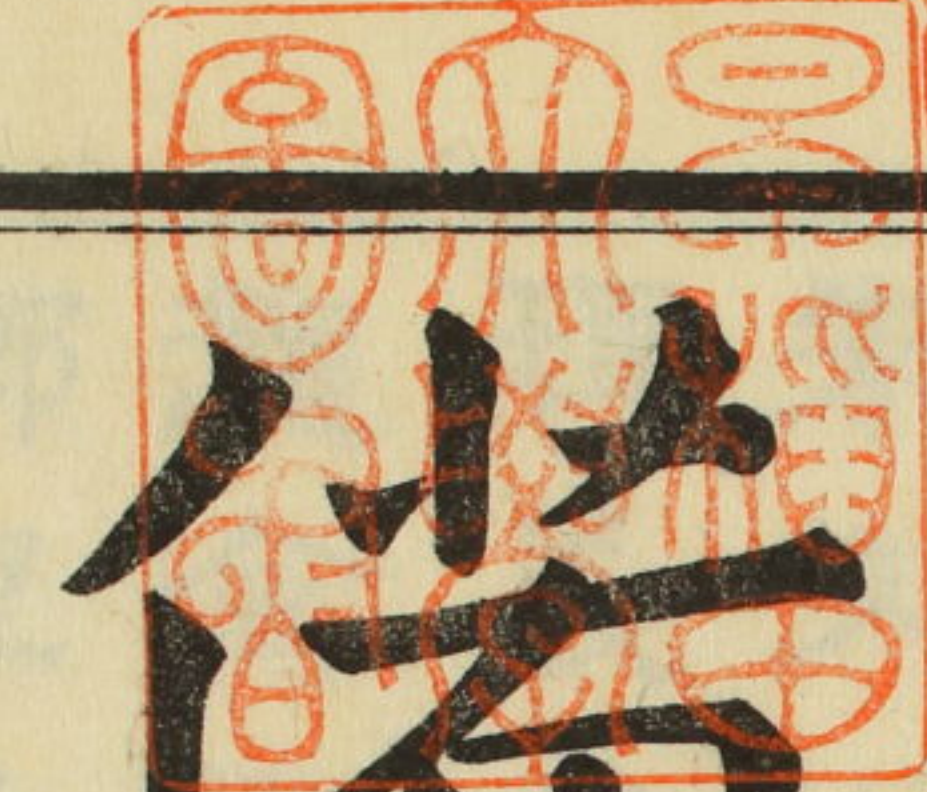


備忘錄

欽



門仁3
號114
卷1



備忘錄

備定錄序

備定錄序

目錄

朱文公曰。世。志。利。欲。者。與。志。理。義。者。自。不。干。事。志。利。欲。便。是。趨。禽。獸。之。徑。志。理。義。便。是。正。路。鄉。里。笑。何。謂。正。路。聖。賢。之。術。是。也。孔。孟。以。後。正。學。失。傳。人。各。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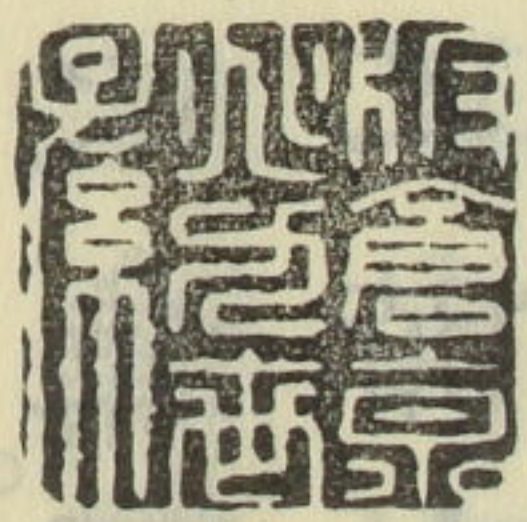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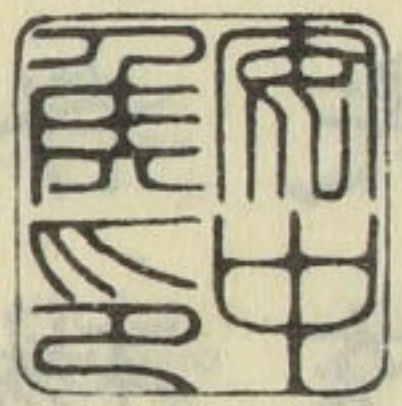
一意為學。大道久廢。及程朱出。得其心傳。力排異端。以表理義。正路豁然。復明于世矣。莫文忠魏文靖。能受其學脈。著稱當世。其後紹繼又希。元則許文正。明則薛胡二人而已。余慕洛閩之

率。遍讀先儒大學衍義及居業讀書二錄。以為洛閩之統。則在于此矣。近得楊園張先生集讀之。更有所發明。竊知其為溯洛閩達鄒魯之一大正路也。蓋先生之學。雖受之於命臺劉氏。而

二 藏板
懲于明季姚江一派。陽儒陰佛。出弊。故與所說經義史論。務要手實。皆純而粹矣。其自白祖述孔孟。憲章程朱。豈誣乎哉。近世學者。或談心性。或誇考證。或以詞章競巧。要之忘利欲。趨理義。

之正路者鮮矣。嗚呼。文公出言。不可易也。信矣。公所欲從事於聖賢。出學者。楊園心集。不可不讀也。於是先校正其備忘錄。授之於工。便刊布於世焉。天保七年。歲次丙申。重陽日。後

學板倉勝明子赫氏識于甘雨
書堂六南軒。



臣齊藤信簾謹書



張楊園先生備忘自序

惺堂史先生有云金陵再造之地蓋先生官金陵得賢
士大夫講學自是厥德益新故爲此言也予顛蹶之餘
已無復有生之志矣何子商隱以其叔父之命延予館
遺安堂課其稚子始至爲辭以弔故友哀仲而云行蠲
濯於海濱私心所期將欲力圖自新等之復生云爾何
圖命之不淑竟拂初懷簡冊旣疎論言亦寡雖良友日
親歲月淹久撫躬念省悲恨如何又念人生苦短生死
誼隆堪此虛擲外負知己內負寸心因出前後所書儼
戒遺忘者錄正商隱存爲歿齒之後永鑒厥愆焉

張揚園先生傳

張揚園先生傳

先生諱履祥字考夫居桐鄉之楊園故學者稱楊園先生以萬歷三十九年生天啟五年入邑庠崇禎甲申春至蕺山師事念臺劉公夏聞京師三月十九日之變縞素不食攜書籠步歸楊園時先生年三十有四矣九歲喪父擗踊袒括如成人十八歲喪王父二十一歲喪母治喪一遵文公家禮家故貧以授徒爲業躬自力農桑與其兄同居至老無間言自少用心於小學近思錄經史諸書徃見念臺自謂有所得念臺大節彪炳其學於程朱有出入先生初宗之既而恪守程朱輯劉子粹言

於師門有補救之力。念臺之子伯繩纂輯先人遺書亦多折衷於先生。時黃太冲方以紹述藪山鼓動天下先生曰此名士非儒者也。先生隱約闇修不標門戶嗚呼其所見者遠矣。先生同志友始則顏士鳳繼則凌渝安何商隱晚則張佩蕙佩蕙執弟子禮先生曰某自授徒外未嘗敢以講學爲人師也。年六十有四卒是爲康熙十三年晚得子先生卒後亦亡。

論曰揚園先生接薛胡之學脈契濂洛之心傳實先陸清獻公而真知允蹈者也。然陸公未獲與先生相往復先生歿乃見其所著備忘錄等編而心折焉。先生之書

未嘗流布厥後海昌蜀山草堂已刻板旋燬於火嗚呼是後起者之責也夫。

寧化後學雷 鉉頓首敬譔

備忘

清人桐鄉張履祥念芝氏著

日本果安中板倉勝明節山氏校

卷一

刻刻體味至誠惻怛四字

滑州刺史王軌奴殺軌攜其首詣竇建德降建德曰奴

殺主人大逆立命斬奴反軌首於滑州吏民感說卽

日請降觀於此則光武之封不義侯有慙德矣

建德攻黎陽克之虜淮安王神通及李世勣父蓋世勣

走免數日以父故還詣建德降此與徐庶以母故降

敵義同

畜德日期於光大采善不遺於細微

爲政在通下情通下情在親正人

一部廿一史廢興存亡只目前人事體驗足矣書曰當

於民鑑

能治生則能無求於人無求於人則廉耻可立禮義可

行

學問之際知之明行之果有若決江河氣象方爲自得

易師上爻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註云小人則雖有功不

可使之得有爵土但優以金帛可也竊疑此特就後

世酬功而言若推本而言小人直不可使之得以有

功耳蓋無論安危治亂小人終無可用之日非云用

師之日小人能立功便可用至師之終論功行賞之

日然後不可用也若既有功安得不酬以爵土觀淮

陰侯事可見

有天德然後可行王道唐太宗於封建井田雅有其志

先儒以有君無臣歸罪於房杜魏徵之徒不能輔之

以行先王之道竊觀太宗修身齊家之際慙德多矣

貞觀之治尚不克終其何以行先王之道哉

朱子註論語義者事之宜也註孟子義者心之制事之

宜也。加心之制三字，爲告子有義外之說故也。蔡子註尚書義者，理之當然，行而宜之之謂。較韓子行而宜之之謂義更完。事固有理當然，而行之未必宜者，亦有行之頗宜，而理或不當然者。惟理既當然，而行之復得其宜，方爲義之盡。觀於漢文帝，知徒善不足以爲政。觀於王莽，知徒法不能以自行。法雖敝，有善人行之，亦可以爲德。人苟不善，法雖良，亦足以爲害。是以有國家者，法可百年不變，不可一日無人。唐太宗晚年，內無長孫皇后，外無魏鄭公，宜其多過失。

也。觀於魏公之眷，幾不克終，則知前之樂善從諫，皇后維持調護之功甚多。士女猶有鷄鳴勸戒之益，況人主乎。關雎寤寐以求淑女，所以爲王化之基也。紂之惡，只淫戲二字，以武王數紂之罪考之，其惡雖多，總從此二字來。賦役繁急，則百姓困窮。縱有罪殺無罪，則民無所措手足。困窮則流亡，無所措手足，則盜賊肆行。自古未有至此而不亡者。蓋古之人君代天理物，盡心教養，故長有天命。後世德教旣失，刑平尚可弼教，刑罰不中，壞教之甚也。田制旣廢，薄征猶可足民，暴征橫斂，傷

養之甚也。其原皆由于人主淫縱。君子在野。小人在位。

太宗生日罷宴樂。而念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此良心之發見處。然高祖生前未聞有孝養之節。死後亦未聞有哀痛之情。亦所謂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也。所以四端人人有之。不以堯存。不以桀亡。只坐能推廣與不能推廣耳。功與德不得相掩。有功高而德薄者。有德大而功微者。時勢之各異也。學與德亦有分數。德有因學以進者。有不因學以進者。生質之不同也。

中宗爲君。唐祚必亡其手。裴炎白於太后而廢之。亦不爲過。但廢立之後。太后不可復制。炎遂無如之何。則不免陷於亂賊之黨。要其心亦無他也。是以人臣於國家之事。當審已量力。能爲則爲之。成敗利鈍。固有所不計。若度不可爲。則去之。非常之事。待非常之人爲之。暴虎馮河。死而無悔。君子不取也。

吳康齋質勝於文。方正學文勝于質。薛敬軒純粹。胡敬齋整肅。皆君子人也。敬齋而後。呂涇野慥慥君子矣。張柬之反。周爲唐。胡致堂病其不能數武氏九罪。廢其位號。而賜之死。其論極爲正大。但如此則中宗必當

遜位而去。亦無覩然。君天下之理。且誅斥其母。而北面以事其子。在臣子亦恐有難乎處之者。竊疑瓊山邱氏之言。於義有足采者。聖人之世。物物得所。非獨人物得所。卽鬼物亦得其所。末世物物失所。非獨人物失所。卽鬼物亦失其所。淫祠盛興。妖言競起。固有由然也。漢章帝元和二年春正月。賜民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一歲。三年春正月。詔嬰兒無親屬者。及有子不能養者。廩給之。朝廷能加意窮民如此。人亦何樂而爲此乎。

國家平日講求。以人才爲第一。人家平日講求。以師友爲第一。

智譬則巧。聖譬則力。學者始初一步路頭。錯不得。于此一錯。終身受病。賢者悔而知返。不肖者執而彌堅。悔而知返。枉却前功。執而彌堅。害已及物。近世非無力行之士。多因學術不明。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悲夫。

綱目。玄宗二十六年。書以王璵爲祠祭使。分注載上頗好鬼神。以太常博士王璵爲祠祭使。祈禱或焚紙錢。類巫覡。習禮者羞之。胡氏曰。祭必用幣。所以交神。猶

人之相見有贄以爲禮非利之也。後世淫祀旣衆。於是廢幣帛而用楮錢。是以賄交於神也。使神而果神也。夫豈可賄。使其不神而可賄也。又安用事。雖然王璵行之。而世以爲羞。則當時猶未盡用也。今舉四海用之。而未有革之者。不亦悲乎。

聖賢凡說善字。多不下註脚。唯孟子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下文說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天爵章說仁義忠信。樂善不倦。兩處然則所謂善者非他。仁義而已矣。今之所謂善者。吾不知之。

此身在天下。與人並立。不爲人轉移。卽能轉移人。無中

止之勢。嗚呼可不慎哉。君子所以貴日新其德也。

學問之事。最忌是泛。又忌是雜。泛則不誠。雜則不一。終身于學而無所成者。以此。誠則一。

人無父母者。思得一日養其父母。而不可得。徒然念劬勞而感罔極。其有父母者。顧乃不知有親之樂。不克曲盡其歡心。此仁之于父子。真若有命也。感事書此。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懼二字。真曲盡孝子之心。此兩念不真切。必無能孝之理。

言交友處。論語精詳。孟子廣大。

陸宣公曰。拾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

甚精微不能無謬今之學者不知取準于聖賢而師心自是何不思此義乎

氣下一有象字

所見士友纔有意為學即有一種抗顏為人師之氣威儀容貌已全不似學者竊疑此正夫子所言驕字猶未及上蔡所言矜字也如此則讀書說道理適以長傲而已長傲必飾非難與言學矣

示學者

愛身

父母惟其疾之憂執不為守守身之本也

修德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

力學

日發憤忘食樂以忘憂無忘其所能

親賢

友直友諒友多聞含已從人樂取于人以為善

四者事實相因義祇存乎愛身而已修德所以愛身也力學所以修德也親賢所以成學也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揭之座隅常目在之

追琢以成器藥石以已病人之與人愛人固有以害之害之固有以成之易曰匪寇婚媾是也

艱貞二字不可一日忘今年看易覺此意尤為親切

與朋友交無能改于其德媿耻孰甚其道只在修已未有已德不修而能益人者在易為弗損益之之義

艱難之際而能守正不渝斯云君子矣億則自私而用智屢中則益喜于用智難乎廓然大公

物來順應矣。天子萬物如一父之子。地于萬物如各母之子。于此亦可思一本萬殊之義。顛沛之來固繇天命。然亦當思內省不疚之義。內省而疚只是自取之也。在理爲小人悖之凶。何可怨咎于人乎。

向來見辭終覺于分人以財教人以善處看得親切。今覺于爲天下得人處看得親切。得天下之人固於天下有補。卽得一鄉一國之人亦於一鄉一國有補。剛中而柔外雖處亂世可以無患。但當以妄悅爲戒。故

利貞。

史書失實不可盡信。又况傳者不及百之一二乎。文集亦視集之之人如何。儘有因所集而失其人之本末者矣。學者所以貴乎知言也。能知言方可讀書論世。

文章事功易論名節卽難論。有所爲而爲與無所爲而爲其事則一。而人則大殊。至於道德修之已者從內省不疚中來存乎人者必求之隱微幽獨之處固未易輕論也。然得其本末則亦不難論。

齊家篇引諺及莫知苗碩之語。猶平天下章諄諄於外

本內末之意。家庭之間。父子失其篤。長幼失其順。夫婦失其和。大約財貨爲之階也。好不知惡。惡不知美。率多坐此。有爲。

吾身之理有未明。於天地萬物觀之。天地萬物之理有未明。於吾身觀之。蓋天命之性。吾于天地萬物一而已矣。

治天下國家。以大知不以機數。唐昭宗非不善用機數。祇以速其敗亡而已。

唐末諸臣。吾所取者韓偓而已。爲司空圖易。爲韓偓難。蘓氏論治道。只恩威不測四字盡之。若令得志。純任術。

數以馭下。取亂亡之道也。開誠心布公道六字。全乎未有。

俠邪只論恩讐。不顧義理。君子以道義爲親疎。小人以德怨爲愛憎。心術之際。宜早辨之。不可以學究爲通儒。不可以俠邪爲氣誼。

自商鞅開阡陌。而賦法一變。自楊炎爲兩稅。而賦法又一變。每一變。爲上者力愈省。爲下者力愈困。今之賦法。炎之兩稅也。豐歉之不齊。肥瘠之不均。窮民奚所告乎。

明制。魚鱗黃冊並行。魚鱗以載田地山蕩之次。黃冊以

載丁田之數。後世重黃冊而廢魚鱗。賦役所以不得均也。

聖人有所不知不能。不必說到六合內外。只子臣弟友。有多少無可奈何處。

綱目於李嗣源多恕辭。後儒責之者不一。而大者在不爲莊宗討賊。竊思五代之臣。如張憲者。蓋不數人。嗣源以目不知書之人。惡知大義所在。而勇爲之。左右前後之人。亦孰有以大義啟告之者。然則其失也固無足責。而其得也則深可取矣。左右前後之人。正所謂猶吾大夫崔子也。推其心。唯恐伸討賊之義耳。

孟子羞管仲。只一假字。辨告子。只義外二字。距楊墨。只爲我無君兼愛無父八字。大人格君之功。自管仲而後幾幾絕矣。義外則心跡判而爲二矣。爲我則無尊賢之等。兼愛則無親親之殺。皆惡其近理而亂真也。康節云。凡人爲學。失於自主張太過。此言甚平恕。可破後儒紛紛同異之論。

恭儉二字。是立德之本。恭之反爲傲。儉之反爲侈。傲則必侈。故傲尤爲凶德。堯舜之所以聖。桀紂之所以狂。其原亦本於此。今只將此二字。單作人主身上看。所以不切實。檢點平生過惡。有不從此發端否。

易困窮而通注困身困而道亨道亨爲亨道窮爲困西
銘貧賤憂戚玉汝於成寢興食息其毋忘所以亨之
者

正已而不求人方能無入而不自得

文王之遷豐也詩稱匪棘其欲聿追來孝武王之遷鎬
也詩稱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
而已矣

古人行已有耻能有所不爲故不必重名節而大德多
不踰閑後世廉耻道喪無所不爲不得不重名節重
名節君子猶將犯義學者不從名節立腳終爲小人

之歸

常思古之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有所不爲
則志氣自能剛大

人做得一種功夫決有一種得力處凡讀得一種書決
有一種受益處目前卽不見得後來自見其效但當
慎擇於初耳

經世本于經學乃真經濟也名臣奏議等書各得其一
斑耳文獻通考杜氏通典及衍義正補總不外四書
五經之義

取善不遺于細微去惡必探其根本故曰采葑采菲無

以下體。又曰：除惡務本。

人之惑處多端，難以盡舉。其易發而難制者，莫如忿。故就忿而言，唯慾亦然。一念之慾，忘其身以及其親，推之七情，莫不有之。愛欲其生，惡欲其死，凡不能揆之於義理，而任已甚之情，鮮不爲惑。惑雖與慝有別，然最害德，其勢亦足以至于愚。故曰：辨之不可不早也。大學言心不得其正，之其所而辟處，無非惑也。

志存西銘，行準中庸。

知命者，不立於巖墻之下。巖墻處處有之，不必登高臨深，卽飲食寢興，失其當然，無非巖墻也。古人集木臨

谷，所以無時不然。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可謂立命矣。素其位而行，可謂順受矣。

本生父服不降，非也。庶出子服其母之服如嫡母，非也。禮也者，尊尊而親親，以尊之義推之，等庶母于嫡母，是尊有_二上_一也。以親之義推之，不爲_下嗣父降生父服，是天之生物，使之_二本_一也。二者均恩輕而義重。

陶庸齋先生山陰人，石簣從祖。其學斷自濂洛，以爲舍是皆斜徑。嚙道不足蹈也。是時王文成起里中，以所學倡召海內士爭趨之。先生心不謂善也。嘗言姚江

談致知。嶺南談體認。其流將使學者釋成法。信胸臆。害有甚于膠固拘瑣者。于是著書數萬言。于知行約博之類。皆嚴析而精論之。名曰正學演說。故舊不可有疎。新交不敢不慎。除却庸言庸行。更無性命之理。今見高明者。既遺日用事物。而別求一種學問。其稍務踐履者。又不免關革鄙瑣。無超然之意。好朋友真不易得也。人各有至暗之處。不與人見者。所謂隱微也。此處可使

人見。方爲光明。

昧義理之人。不可與謀事。怵利害之人。不可與共事。

司馬君實每事可對人言。凡人事無小大。內則稟于父兄。外則謀于師友。而後動。則不可以告人者鮮矣。盛世之人光明。衰世之人晦昧。陰陽之別也。小兒妄語。其後無所不至。古人所以常示毋誑。工浮文。習詭遇。廣交遊。長陵競。今之所謂良師。古之所謂民賊也。子弟從之。內害其心志。外敗其百行。其不干天之殃者罕矣。天地之間。只是一個屈伸消長之理。學者能從身心上。體驗此理。方是學易有入頭處。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聖人分上事。學者當從不顯亦

臨無射亦保處用力。

聖人不聞亦式。吾人須是尊所聞。聖人不諫亦入。吾人須是求忠告。

通功易事。古今之通義。但欲充其無欲害人之心。與無穿窬之心。

天地之理。往過來續。人于其間。只有繼往者。開來者。一事而已。文王有聲之詩。前言遙追來孝。後言貽厥孫謀。自一家而言如此。自天地間而言亦如此。

一有所隨。則心知百體皆因所隨而變。正則吉。不正則凶。故隨之初九曰。官有渝。貞吉。言始之不可不慎也。

天地間只是一個道理。更無新故。功夫只在溫故。溫故則能自得。自得則日新。自我觀之。則古人爲先覺。自後人言之。則我又爲先覺。故可以爲師。

得所此物物。失所亦此物物。轉移止在一人。至治馨香。此五官百骸。穢德彰聞。亦此五官百骸。轉移止在一心。

周人命字。二十弱冠。皆以甫字之。五十以後。乃以伯仲。季叔爲別。朱子曰。五十乃加伯仲。是孔穎達說。據儀禮賈公彥疏。乃是少時便稱伯某甫。至五十乃去某甫。而專稱伯仲。此說爲是。

言一也。隨其人之淺深，以爲益之淺深。故野人之言，聖人取之以成化。聖人之言，野人守之以成愚。進言如用藥，須中其病。受言如服藥，效有遲速，亦有大小。當爲者義，當安者命。見義必爲，不敢不勉。順受其正，不敢怨尤。

人一入聲氣，便長一傲字，便熟一僞字。百惡都從此起矣。習奢又未足以盡之。

世儒分顏子曾子之學爲二途，非也。夫子教人，自博文約禮，至一以貫之，一而已。省身便是克己，非禮勿視，聽言動，卽是慎獨。請事斯語，卽仁以爲己任。其言顏

子之學異乎曾子者，其人必是釋氏之學。將謂顏子爲頓悟，薄曾子爲漸修也。且思得一善，拳拳服膺而弗失，是何等篤實者。

古人云：十年讀書，今雖遲暮，耿耿此心，較之少年心志不定，外誘紛如，父兄師友督責而不前者，豈不有間。自茲以往，相去衛武懿戒之日，尙有四十五年，只當初學從師讀書數年，未必不稍有所成也。毋徒云去日苦多。

實錄載：守仁性警敏，善機械，能以學術自文，不知出何人之筆。當時士大夫中，固多有識者。

或疑承繼之產。嗣子多不享何也。曰。天也。斬其後嗣。罰固重于破其家室矣。天欲亡之。孰得而存之。子孫根本也。家業枝葉也。本根不存。枝葉將安附。其不昌宜也。在嗣之者。或是盛德之後。於理宜興。或是祖宗德厚。宗祏墳墓不宜失守。或是嗣子仁賢。克懋其德。則其興替又不可以槩論。况乎繼嗣之心。又各不同。若其哀痛世父之無嗣。宗祀之無托。義不得已而爲之後。則此心可以上格皇天。雖無一畝之宮。數畝之地。於理不能不昌。若視其所有。因以爲利。則亦不仁之甚矣。不仁之人。已之所有。且不可保。而謂天道肯復

以兄弟之產附益之乎。

率素履攸行。耕則良農。讀則良士。學古訓有獲。儉以養德。勤以養身。

凡事無大小。言之極易。實做便難。在吾人存心。要當以易讓人。以難自處。譬如行路。腳踏實處便穩。若稍着不實處。便有顛跌之患。行事稍有不實。異時敗壞。未有不於此也。

涇野議康齋。不免以貧累其心。疑猶未能易地而觀也。關陝之富饒。既不同江右之貧瘠。科甲之清華。又不同布衣之困阨。一歲躬耕。所得幾何。其外雖至饑寒。

交迫而弟子之贊亦有所不受。則康齋之爲康齋可知已。當其勢不獲已。則至于稱貸。念及負人不可償。人不能憂貧亦天理也。士生後世。動以顏子原思律之。盍以論其世乎。

東漢諸君子。可使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北宋諸君子。可使鄙夫寬。薄夫敦。

國風惟鄭陳二國最爲淫佚。則先亡。衛宜齊襄有禽獸之行。卽禍亂隨之。衛得文公而復興。齊有桓公而創霸。然齊篡弑相尋。至簡公而田氏代之矣。唐風厚而晉祚長。秦風競而嬴氏大。幽及二南。見周之所以興。

王風知周之所以廢。鑒乎此。真古今得失之軌轍也。故曰。詩可以觀。

秦風車鄰駟驥。而後世遂以強武得天下。首篇未見君子。寺人之令。而後世卒以趙高亡。陳以宛邱始。而以株林亡。可知風俗一成。興衰治亂。蔑不由之也。

宋仁宗初年。用入行政。俱無可觀。其後契丹西夏之變。交作。乃能用賢從善。迨乎羈縻和好。邊警不聞。而邪正又並用矣。人主出無敵國外患。入無法家拂士。而能無失者。不其難哉。

知之次也。蓋夫子之謙辭。爲良知之說者。遂以聞見爲

次而不足事。然則好古敏求。思不如學之言。豈欺人乎。

天下之治。衆君子輔之而不足。一小人壞之而有餘。人主之德。衆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敗之而有餘。可不戒哉。雖士庶人一身一家之計。亦莫不然。故親賢遠佞爲最急也。

魯兩生不起。或是由于高帝慢罵輕士。或是深鄙叔孫通之輩。故招之而不至也。士君子出處固難以槩論。詩王事靡盬。盬字義極可思。訓云不堅固。人作事無大小。一懷苟且之意。卽不能鎮密周全。爲人謀而不忠。

與朋友交而不信。莫甚於此矣。非獨朝廷事爲然也。予於秉心塞淵及茲義。未嘗不三復而永懷也。

遼主不道。耶律余覲被讒而出。西走夏。南走宋。亦無不可。叛而降金。必不可也。

或憂世亂教衰。異說紛起。予謂無怪其然也。人之賦稟。有剛柔厚薄純疵之不同。則所見不能以不異。雖盛古之世。亦有之也。但聖王御世。作之君師。政以治之。教以淑之。皇極建于上。學校興于下。賓賢勸能。言昌行修者有庸。淫竒浮末。左道亂衆者有刑。故人皆知遷善遠罪。道德一而風俗同。時非無放辟邪侈之輩。

也好惡公是非正不敢肆其喙則草面而聽從其惡遂隱于無形耳亂世王道不明上無正教下無善俗奇袤者可以駭衆堅僻者無所創懲人各肆其臆說而無所取正諛淫邪遁亦何所不爲乎孟子以處士橫議楊墨塞路歸之聖王不作諸侯放恣知本哉古人立教十年出就外傳居宿于外俱有深意一者小兒漸長慮近婦人女子養成驕惰之性熟其鄙細之言將至踈慢長者教無自入一者知覺漸開慮比匪人道之淫佚一旦早知女色至于伐身夭命禍不可測也

俗學俗樂

或言聲音之道不必拘拘器數之末元聲無日不在天地間卽俗學之譜可推雅樂之節竊謂孟子云今之樂猶古之樂就樂之情而言若論聲音則斷不能外於器數故曰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也况雅樂之音雍雍穆穆所云優柔平中所云淡以和者與俗樂之靡靡噍殺猛厲繁促其音節亦自不可同也其謂元聲未嘗不在天地間似矣若謂不必求之器數之末而可冥會其妙如此則聖人旣竭耳力足矣何必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乎大都近世之人事事欲變亂舊章輕棄典型學者習聞其說而惑之末之

思耳。

金張穀以平州來歸。金人不卽與宋從事者。遼未亡也。乙巳二月獲延禧。十月粘沒喝幹離。不分道入寇矣。于此可見金人無日志不在中國。而宋之君臣安危利災爲可哀也。

苗劉之變。竊謂天之所以成南宋偏安之局也。若并無此事。則亦不復有南宋矣。事固有不幸而幸者。天也。一方之草木。自足以治一方之疾病。人苦不識耳。一方之物產。自足以養一方之民人。只患遊惰耳。慎無以一二之惡。而輕疑其餘之善。亦無以一二之善。

而并沒其餘之惡。美玉不能無瑕。溲溲猶可已疾。善善惡惡。苟不要之至公。卽非天地之心。失君師之道矣。

高宗不得秦檜。猶未顯然言和。秦檜未有腹心在臺諫。在政府。其勢猶未橫。旣橫矣。將帥未與之一。尚有所顧忌也。至于內有勾龍如淵。王次翁。外有張俊。遂無所不至矣。此春秋誅亂賊。尤嚴于亂賊之黨也。然有高宗之柔闇。必是小人得志。天下事自無可爲。

張魏公志在恢復。高宗則云。寧至覆國。不用此人。其不至于殺身者。以嘗薦秦檜也。其殺岳武穆也。檜曰。此

上意自古昏愚之主未有不與忠良爲讐者悲夫故君子遇時則爲鴻之漸不爲虎之履不遇時則爲龍之潛不爲禽之從

封建行然後宗法可立否則雖有賢者隨立隨廢而已孝宗之時不用兵是也蓋金主雍甚賢南北和好罷兵息民亦事理之宜然若輕于出師小則覆軍殺將大則敗亡隨之此與高宗時勢違不侔矣徽欽之舉族而北亦其自取滅亡雖孝子慈孫其如之何但在高宗忘父兄之讎殺岳飛竄張浚棄李綱趙鼎而獨任秦檜以媚金人則爲萬世之罪人耳愚以爲恢復之

事可以責高宗而不可以責孝宗爲孝宗者特當用賢修政內治朝廷外固疆圉以需可爲之時而已

據史策所載測之孝宗尚非金主雍之敵也于此幸得孝宗爲君故南宋之祚綿延數世若以高寧當之亡也久矣

韓侂胄鄙夫小人也其惡視之京下諸人要自不同若當時君子能以泰九二包荒之量與之共功名則侂胄未必不如否之初六小人而志在君也况寧宗初立之日皇太后之命侂胄與有力焉乃賞不酬功使其缺望之心生而釁郤起夫旣見絕于君子則必勇

於此小人遂使京鏜何澹劉德秀胡紘之徒挾之以肆其惡予於此竊不能無憾於趙忠定之疾之已甚也若韓魏公處此必無此失凡事爲近代之所不忍而聖世之所必禁者君子不爲也

君子犯義不畏不義也小人犯刑行險徼幸也今之人終日所行無非犯義犯刑之事父兄不知懲鄉黨不知耻顧乃從而願慕之噫世道可知已

古之學者禮義爲先今之學者不以爲支離瑣屑則以爲拘鄙迂濶相咻相和而出于蔑禮棄義之一途人

類幾何不盡

天者理而已矣帝者天之主宰古之人鑒乎其言之今人俱信不及胡爲哉信數不信理見利復不安命所以至于小人

學者首戒是好惡徇一己之偏偏則讀書取友適以助其偏鮮有不至于邪慝者非用顏子克己孟子反經功夫此病不易去得荆棘之叢亦有翹楚嘉苗之畔豈無稂莠天地間人善惡雜處無往不然在人知所擇耳擇善之義最廣此其一也

陰陽之體固是對待。然人之一身當使陽和之氣多而陰肅之氣少。蓋陽饒陰乏。理自如此。觀天地之氣亦是日月雨露之時多。霜雪之時少。操心當密。應事當緩。見事遲。只是疎之病。故須密。徒緩亦不濟事。須是慎。慎則自不敢躁。儒者起脚第一步。是仁以爲己任。然後精之以義。文之以禮樂。而德成行立矣。否則雖能自好。不免爲碌碌小人也。一君德。二人才。三庶政。存心養性功夫。是一是二。謂存心之外更有養性功夫。

不可。謂存心之外更無養性功夫。亦不可。禪家亦言存心。他只是要滅性。既云見性。如何又要滅他。禪家正坐不識心性。所以本末橫決。至于三綱淪而九法斁也。

虛懷樂善。惟日孳孳。此念老當益切。不從存心做工夫。則養性功夫何從措手。然若不知養性。則亦何以全盡此心之天理。而無所失哉。凡孟子說功夫。如持其志。無暴其氣。存其心。養其性。處必是交養互發。非禮勿視聽言動。存心以是。養性亦以是。踐形所以盡性至命也。

古之言性者紛紛。至孟子而始定。後儒言性者又紛紛。至程子而始定。程子孟子其揆一也。或疑程子兼言氣。孟子只言其理。是殆未嘗舉孟子言性處思之也。若形色天性及口之於味。仁之於父子處。何嘗遺却氣來。

幼學無他緊要。第一是聽順父兄。尊信師長。自能日積月累。漸長漸成。若有分毫不率。服其父兄師長之心。此根一生。日長月益。他日終是無良。必無成就。其故何也。由前一種是孝弟之心。由後一種是犯上作亂之心。出此入彼之勢也。不可不慎。父兄在子弟前。

說師長不是。師長在子弟前。說父兄不是。極足長子弟之惡。雖日督以正道不受也。若此總非賢父兄賢師長之所有。然吾所見蹈其失者衆矣。

讀書少則自賢。索居多則自是。無財非貧。忘稼穡爲貧。無官非賤。廢詩書爲賤。聖人之心。至虛至明。二語非朱子形容不出。自非虛明之至。如何能舍己從人。薛河東有言。萬物不能礙天之大。萬事不能累心之虛。其殆庶幾乎。學者實能從事于主忠信。徙義便有進步。空持高論無益也。

風俗之敗。本業之荒。盜賊之起。皆緣游民多而田賦重。經理江南者。竊謂當以爲首務。戶口冊當一年一造。不分土著流寓。在邑而邑。在市而市。在鄉而鄉。僧尼道士。不得漏役。不而籍者。倣古髡爲城旦之法。則游民稍知警矣。官府之祿。胥隸之食。決當給以公田。里長耕之。軍士之在城郭封疆者。屯田。唯長征給衣糧。重農興學。講武。庶政之綱也。

周書云。無忿疾于頑。頑本有忿疾之道。而不忿疾。此見容德之大。韓魏公云。知其小人。卽以小人處之。則無

事矣。平日于人有難處之處。未嘗不服膺斯言也。嘗陸宣公處。猜主悍將。陰賊寮友之間。而能恢恢有餘。不綈綈不競。斯可謂正直忠厚矣。嗟夫。于林。越。知。中。孟公平生仗忠信。此日任風波。在風波之中。只有此語。若平日則有操。心危慮患深。如集千木。如臨於谷而已。聞。匹夫之勇。可戒。不可恃。獨坐窮山。放虎自衛。不爲也。察物精則物無遁情。疾惡嚴則人無容足。此明鏡所以精見。冤于醜婦也。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家門之內。恒以小嫌積累而大多。緣義之勝。恩。惟大德可以格之。不能格得人。亦

自格得天。事至無可如何。君子不怨不尤。反求諸已而已。詩云。折柳樊圃。狂夫瞿瞿。然何必柳也。荆棘蓬蒿。亦可爲藩籬之藉。柔弱之人。旣不能興起。乃質性剛强者。又多偏執已見。自以爲是。不肯遜心從善。其流至于果敢而窒。學問平之道。可與有爲者。真不易得也。論人不可不嚴。取人不可不恕。如夫子於臧武仲。孟公綽。冉求。諸人。平日謂其要君。不可爲滕薛大夫。甚至欲爲鳴鼓之攻。至論成人。則曰。知曰。不欲曰。藝。未嘗

不各有所取也。想見夫子當局用人。無不如此。蓋惟論之嚴。故人得其實。取之恕。故用盡其才。聖明之主。陶鑄一代人物。只此機軸而已。

聖人於人。一如天地於物。裁者培之。不必加諸滕。傾者覆之。不忍墜諸淵。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而已矣。

大明會典太繁碎。律亦然。然獄不厭覈。猶可也。治天下者。宏綱大政。不可不舉。其餘踈節濶目。儘無害。文具徒繁。何益于治。大都近代制度。重法不重道。有王者作。必能修正之。

明朝三百年。禮樂二字全闕。樂毋論已。禮亦不出秦漢

之間三代之風邈矣。全圖樂教。備言不出。夫子論爲邦。斟酌四代而損益之。學者遭時遇主。斟酌於漢唐宋明之制。擇其善者而從之。庶乎小康矣。修其孝弟忠信。古以教庶人。今日衣冠庠序之士。知修者幾人。修字容易看不得。功夫擔閣不得。一日不修。便要敗壞去。顏之庶乎。安土樂天者也。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孟子其殆似之。先儒所以顏孟並稱。教子弟記誦。似爲末節。然欲收其放心。養以理義。舍是又無別法。

子弟耳目要一。耳目一則心志專。化民成俗亦然。譬諸築牆。一版急一版緩。必無百堵之功。譬諸操舟。左邊挽右邊推。決無致遠之理。繫辭曰。陰二君而一民。小入之道也。改過非難。知過爲難。知而不改。怙非滅義而已。豈復有入道哉。欲知其非。先明乎善。欲明乎善。非格物不能。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所以格物也。有疑不可不闕。

師道立。善人多。是補天地之憾處。孔門四科。德行言語政事文學。成材固不能以一格取。

人誠不可以一例。但心術不可不早辨。樹木方春不能發生則死。疾病春而增劇者亦死。人既見君子聞聖人之風而不知興起則其不死也幸而免矣。

問中庸如何擇。曰道不可須臾離。中庸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凡事物之來吾所以應之。無不求其至當而已。正如取與。苟取者與者為愚不肖之不及。傷廉傷惠者為賢智之過。裁之於義自有決然當取。決然當與。不可易之道。亦如死生。偷生苟免者為愚不肖之不及。傷勇者為賢知之過。裁之於義自有決然當生。決

然當死。不可易之道。推之語默動靜無不皆然。所謂中庸也。此個道理不容毫髮過差。是以須精擇乎此。擇之不精徘徊兩可之間。又未有不為子莫之中者。然則戒謹恐懼何時而可忘乎。亦有講求于平時。如節禮樂考制度習詩書審政事之類是也。一念不謹悔吝終身一行不修貽羞孫子奈何不如臨淵如履水乎。

神道設教亦謂聖人天地合德賞如春夏刑如秋冬。奉三無私移風易俗而不知為之也。世儒以郊社嘗禘福善禍淫為解。幾何而不流于邪僻乎。

交朋友取其能補吾所不足若長我所有餘卽不免爲損友矣吾與人交亦當相其所不足而輔益之如拘謹者則進之以高明濶畧者則進之以慎密之類若只據一己之所見而槩施之卽不免有以水濟水之失不足以輔仁徒爲損友可懼也學問之事須是念茲在茲釋茲在茲朝夕孳孳而不舍方能有益

延師教子須擇老成之士有品行有學識者方能造就得子弟今之蒙師固已不擇其人至習舉業者又皆一輩浮薄少年爲之且未論古昔盛時恐近在四五

十年以前此等人爲子弟尙將見黜于師長今以之爲師其年過四十者卽以爲老邁過時而鄙棄之父兄之教如此如何心術不日壞人才不日喪乎

蒙師之責至重而世輕賤之舉業之學至陋而世尊隆之可謂不知類矣

荒政興工役一條是兩得之道而工役之興莫善于治水利修利隄防開通障塞非獨一時飢民可以得食亦使永遠水旱不能爲災雖災亦不甚也施糜粥未

矣糜粥施於老弱及疾病者爲可耳富貴之家能使子弟自少至長起居動止不離師傅則

庶免于禍敗矣。然擇師不可不慎也。古人親師取友，並稱師。畢竟重于友。取友亦不易言。苟非其人，爲害不淺。今人使子弟廣交遊，子弟血氣未定，識見又不足，如何不比之匪人？

人之心各有所蔽，常能反求其所蔽而克治之，則不陷於邪慝矣。

其爭也，君子自勝者強也。反已自修，則雖無上人之心，人自弗及之矣。

臨二爻象，未順命也。先儒雖各有說，苟求其當，終不若朱子未詳二字爲長。不得已而爲之解，或者剛雖浸長，而四陰之勢猶衆盛也。又居下位，則其命猶有未順者，無恃其浸長之勢，而薄于自修也。苟恃其浸長，則容有不利者矣。大小象有發爻辭未盡之義者，若此是也。

虛則明，實則暗，物理如此。人之氣稟不齊，故人各從偏勝處發。發於此者，旣重，卽不免蔽於彼。仁見仁，智見智。雖賢者有然，若不能虛心克已，或從而自信有加，則其蔽也遂深而不可開矣。可不懼哉。

予二十三、四以後，釋氏之書已絕不入目。蓋篤信先儒

之言故也。然于陽明龍溪之書，則深信而服膺之，以爲聖賢地位，蓋可指日而造其域矣。後讀近思錄，以及程朱諸書，漸覺二王之言，矜驕無實而舍之。及前後相見朋友之寃心于釋氏，與夫二三講師，其所稱精微之指，多不能出于二王。可知姚江之教，較之釋氏，又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也。先儒有言，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誠哉至教也。

氣稟昏愚者，不知義理之當然，雖無心于爲惡，而所言所行，已入于惡。大故由于世教不明，可憫不可惡也。世教不明，則理之是非，人之賢否，事之善惡，無非倒

置。雖有美質，皆從而壞。何況其下者乎？

美在其中，自然暢於四支，發於事業，不能自已，所謂體用一源也。有諸已然，後能充實，充實則有光輝，故學以主忠信爲先。

管子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一段文字，當時去古不遠，猶有先王遺意。後世治天下，便不能然。如何不言麗事，雜而邪慝作。

祭統云，非齊于物，無防也。耆欲無止也。又云，心不苟慮，必依于道，手足不苟動，必依于禮。又曰，君子之於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此等語，學者最宜三復。

明道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御小人使不面於法助君子使必成其美蓋非後儒所能及也接物時當學此意學易者能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然後可以有得也否則解釋其辭義於我何有

示學者

一曰辨心術

邪之正義

一曰明義理

讀書窮理

一曰

治性情

剛柔過不及

已上敬以直內事

一曰正容體

九容

一曰謹言語

一曰慎事爲

已上義以方外事

學者辨心術是始初第一事然功夫緊要全在明義理治性情存養以是省察克治亦以是二者得則大

本已立大本立則動作威儀應事接物累加提撕檢點可已

明道其殆然而識之者乎晦翁其深造自得也與

吾於乾九二文言得明道焉於坤六二文言得伊川焉

於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得晦翁焉

繫辭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

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

數語是默識注解

恭而無禮四者之失大約是賢者之過其性則有剛柔之別剛過者恒失之勇直柔過者恒失之恭慎是以

易道貴中也能謹節文則無過不及之弊
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反身而誠誠此而已強恕而行
此而已世儒輒好非議二語不知彼所謂道義者何
屬也

充求福之心勢將無所不至充避禍之心勢亦將無所
不至是以君子修己以敬俟命而已

不讀史則不知事變不能盡小人之情僞見應事之得
失今之人猶古之人今之事猶古之事也

子弟教不率從不能不怒但思包蒙納婦之義便和平
矣諺云不哭孩兒誰不會抱不會抱哭孩兒畢竟自

家誠愛之心有所未至若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
君子小人同行而異情不能見君子公明正大之心而
以小人私智相窺測輕疑輕議宜其不能篤信好學
而至于下達也

楊鐵崖云古人謂人才拔十得五在我雖拔十得一猶
爲之也真仁者之言況今視鐵崖時已倍蓰不同人
有一分好處當作幾分看何忍輒生嫌貳明道先生
謂呂正獻曰願侍中寧百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
少替何敢不服膺斯言
觀聖賢用心從孟子與萬章諸人問答處最可見道二

仁與不仁而已矣。如窮人無所歸，仁也。恕不仁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仁也。僞喜不仁也。親之愛之，而封之有庠，仁也。立爲天子，則放之，不仁也。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仁也。爲肉爲無禮，不仁也。視棄天下，猶敝屣，仁也。非是不仁也。凡此等處，一一從自身體驗，人倫日用，處心動念，果從那一邊發，則爲舜之徒，爲跖之徒，判然知所適從矣。

時窮勢極，在聖人處之，自無窮極之理。朱子註乾上爻云：知其理勢如是，而處之以道，則不至于有悔矣。又如蒙四爻困蒙之吝，註云：能求剛明之德而親近之。

高麗長九百三十四

則可免矣。發明占外之意，深得聖人作易與民同患之指。

天者理而已矣。朱子註孟子斯二者天也，則云理勢之當然。其註易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則云知其理勢如是，而處之以道，言理兼言勢，當是得力於中庸來也。

擇善而從，自心術之微，以及事事物物，精麤巨細，莫不皆然。

處困非剛德不勝，故三陽爻皆能不失所亨，然不能無資人之助。四應雖初陰，猶愈於二五之無與也。當是

時人無所不至。唯誠敬可以格天。故二五皆利用。祭祀究竟人之所助。亦誠信而已。小人窮斯濫矣。初時看小人亦淺。看濫字亦輕。以為人苟自好。即不至此。涉世既久。方知小人有多少分數。濫之一字。亦有多少分數。儘有耿耿自命。寧死決不為小人者。到窮之難忍。平生操履。即不覺漸漸放鬆去。始焉濫只一二分。既而三四分矣。又既而五分六分矣。到此便將無所不至。所謂小則吮癰。大則弑父與君。亦只是時窮勢極。無路可走。不難甘心為之。自非居仁由義之大人。不易得言不濫也。易曰。介

于石。不終日貞吉。在已。在人。總在辨之于早。若反求諸已。不免有小人之心。祇有刻責自治。至于處人。又似不可一槩。韓魏公有言。知其小人。即以小人處之。則無事矣。鳥獸不可同羣。戈矛生于墻戶。操心慮患。亦不得不下此寬著也。

學者能砥礪名節。一變可以至道。若輕視名節。未有不

至于同流合汙者。艮止之義。只非禮勿視聽言動而已。看一部楞嚴。不如讀一艮卦。先儒恐人將主極二字誤看。故為此言。今儒家乃援楞嚴以講艮卦。禪家則又援艮卦以講楞

嚴胥失之矣。

迫窄非有德者氣象。矜厲非有道者氣象。康齋質本剛直。所服膺者。從容深晏養之語。可謂能自克矣。朱子于天下古今事理。無不精究而詳說之。三代以下。羣言淆亂。折衷于朱子而可矣。今之學者。動好指摘朱子。是何等心術。

子弟教不率從。必是教之不盡其道。爲父兄師長者。但當反已自求。未可全責子弟也。螟蛉有子。蜾蠃負之。便全體俱變。至如獼猴犬鼠。亦能教之爲戲。雖無知如魚蟻。亦有教之之術。而況靈于萬物之人乎。友輩

中好持人有生成無教成之說者。自賊賊人者也。

此心不能中正純全。則詖淫邪遁之言。出口皆是。乃遂

因之自信。而欲強人從已。爲害可勝道乎。由是以思

洪水猛獸。無地不有。無日不肆。言之得無詖乎。

子弟既讀小學。卽當與講行家禮。苟得二書之義明。卽

使不讀經書。亦足以爲善矣。

錢雲和許大辛謂古無忌祭之禮。祭吉禮也。忌日爲人

子終身之喪。吉凶異道。似不宜祭。唯致其哀思可也。

素服入祠堂。請主臨祭。終爲不安。至飲餼尤爲不可。

竊謂人子思親。則祭自不能已。正如雨露旣濡。霜露

既降只是感時物之變而興其怵惕悽愴之心因而致其愛敬之實焉耳今日禮廢已甚人子于親愛敬之誠哀戚之志大槩已薄若此正猶告朔之餼羊當愛不當去也去則必至并忘忌日矣猶之墓祭非古也然今日子孫猶知祖宗之卽塋賴有祭掃一節然主祭者已有怠棄苟且至不可言助祭子孫多有不至者矣若并去之則將終身不履墓地而祖宗體魄之藏不復知在何處矣家禮服黻色巾衫亦不純用素服古人服喪禫而緇黻色想亦服緇之意至受昨飲餼家禮四時之祭行之忌祭無其文而特于徹之

下明云是日不飲酒不食肉不聽樂則又無可疑矣方正學云古人以薄今人以厚從其厚者

服藥不用單方恐溫涼甘苦久而偏勝則因藥而致他疾者有之學者讀一家之書守一師之說其弊亦往往類此

物蔽之重輕亦由於氣稟故氣拘之患深于物蔽先哲云學以變化氣質爲先蓋氣質化則全是義理用事物欲之私正如鴻毛之燦爐炭不必深治而脫然無累矣志學之士于物欲亦知力去至于氣質之偏輒欲自護其短甚者讀書取友反以培壅之斯道豈有

幸乎。

謂學不必將前人深辨。非也。纔說一人。便有一人之言。行在。誦其言。觀其行。辨晰不明。却恐駸駸乎爲其所惑。所謂物至而人化物也。又謂學惟爲己。辨之何益。却是浮論。予謂若是爲人。則各有耳目。各有心思。他自會去求明誠。不必辨正。惟爲己。故辨之不可不早。否則何以擇善之功。辨之弗明。弗措也。

目前做此事。卽從此事上做工夫。一事上看道理有進步。卽處處有進步。所謂素位而行也。

季心云。考夫終爲韞斯所誤。韞斯亦憂予終爲季心所

誤。竊謂二人俱愛我者。目前所見。不能合一。故爲是過慮耳。實懼修己不力。自誤而已。

循省平生。往往失之躁急。凡事有漸。急遽之害不小。君子自強不息。然進德修業。必與時偕行。漸進之義。當三復之。

目前朋友。總不能去一個矜字。所以不得進步。戒之戒之。

學不... 人... 說... 人...
 行... 其... 行... 明... 十...
 之... 而... 又... 學...
 目... 文... 論... 一... 保... 以... 不... 悲... 之...
 年... 志... 不... 悲... 樂... 樂... 之... 不...
 手... 白... 不... 悲... 樂... 樂... 之... 不...
 斷... 平... 生... 於... 夫... 之... 報... 急... 其... 事... 餘... 能... 盡... 之... 害... 不... 小...
 區... 欲... 不... 謂... 刻... 已... 不... 亦... 自... 助... 而... 已...

